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二十二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二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舜典

虞舜側微傳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傳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作舜典音

義

難乃丹反

疏

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

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

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鮮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舜典傳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傳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傳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傳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

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傳玄謂幽潛潛行道

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

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

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微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沉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正義曰審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審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

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  
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  
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  
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  
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  
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  
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  
而上謂之為升天子  
聞之故遂見徵用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傳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  
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傳揆度也

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傳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納于太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傳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

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讓于德弗

嗣傳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音義

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

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揆葵癸反凱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檇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朝直遙反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起虔反詢音荀底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疏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定也本或作庠非疏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總錄萬



幾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  
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  
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  
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  
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傳正義曰釋  
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  
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  
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  
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  
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  
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叙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  
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

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  
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慈今分之者以  
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  
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  
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  
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弟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  
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  
敬於兄而兄友愛之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  
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總百官也周官云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  
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蒼舒殯鼓摯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

次序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  
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  
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  
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  
於百揆百揆時叙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  
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  
百揆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  
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  
凱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  
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  
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  
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  
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  
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擯

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擯也。麓聲近錄，故為錄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幾，總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於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裳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徵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

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死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

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  
否肆類于上帝傳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  
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  
以攝告天及五帝禋于六宗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  
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  
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傳九州名  
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

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

瑞于羣后傳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

子男之瑞圭璧畫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

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音義

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天也

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璿音旋王云上帝天也馬  
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裡音因王云絜  
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  
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墳扶云反衍音演輯徐音集王  
云合馬云斂也瑞乖偽反疏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  
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  
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  
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

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



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  
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  
廟况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  
云歸格於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  
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  
生玄囂玄囂生僂極僂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  
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  
况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在察釋詁文  
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  
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  
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  
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象云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璣衡者璣  
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  
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



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蕭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

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

有其法遺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裡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

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  
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  
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  
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  
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  
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  
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  
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  
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  
略文耳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  
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  
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

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  
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  
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  
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雩禁祭水  
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  
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  
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  
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  
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  
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  
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  
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  
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  
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

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祀也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

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楠也楠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楠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太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楠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永再變而致山林之永三變而致丘陵之永四變而致墳衍之永鄭玄大司徒注云積



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漬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  
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  
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傳東岳諸侯境內  
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肆覲東后傳遂見東方之國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傳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  
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  
修五禮五玉傳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  
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  
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傳卒終復還  
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五月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傳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  
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傳西岳華山初謂岱  
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傳北岳恒山歸  
格于藝祖用特傳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

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傳各  
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  
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傳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  
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

能用音義

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詩救反或作狩岱音  
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

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又扶  
云反讀徒木反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  
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注同斗  
斛也衡稱也贅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復扶又反下

同還音旋華戶化反華山在弘農有如字徐于救反如  
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四  
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  
朝四季朝京師也朝直遙反注同敷音字疏正義曰舜  
后既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  
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  
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  
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  
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  
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  
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  
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  
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  
文總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  
如五王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  
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之下柴望以

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  
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  
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  
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  
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  
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  
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  
能用事傳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  
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  
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  
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  
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  
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  
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  
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

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  
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  
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  
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  
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  
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  
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四時各至其方岳望  
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  
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  
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  
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  
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  
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  
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  
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粢盛籩豆爵

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合四時之氣節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放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校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



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厯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侖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侖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

變名耳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  
親萬民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  
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  
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  
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  
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克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  
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  
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周  
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  
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  
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  
則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  
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  
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  
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

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間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纁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鴈以布不言纁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曲禮云鴈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鴈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鴈則不知所用故言鴈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為鴈以見君與自相見其鴈同也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鴈下則是

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贄己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潯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潯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

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  
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  
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  
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  
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  
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  
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太也華變也萬物變  
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  
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  
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  
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  
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  
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  
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  
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  
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

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此史變文耳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為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敷奏之

事數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廵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錄之數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己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傳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傳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

深之使通利音義

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濬荀俊反

象

以典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傳宥

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傳以鞭為治官事

之刑扑作教刑傳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

刑傳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

刑傳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

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傳舜陳典刑之

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音義

宥音又馬云宥三宥也扑普卜反徐敷卜



反覆皆雅反贖石欲反徐音樹青  
所景反怙音戶恤峻律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傳象

恭滔天足以感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

洲放驩兜于崇山傳黨于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

苗于三危傳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

危西裔殛鯀于羽山傳方命圯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

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

下咸服傳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叙典刑而連

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音義

共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

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菟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緡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緡音晉饕土刀反饕餮他節反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桀杌杜預云疏正義曰史言舜既即鯀也桀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

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  
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  
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  
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  
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緩  
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  
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  
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  
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  
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洲放逐驩兜於  
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  
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正義  
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  
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作十有三  
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  
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

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  
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氏幽并山川於禹貢  
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  
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  
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  
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  
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  
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  
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釋詁  
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  
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  
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  
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  
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  
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  
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

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  
州內大川但令小夫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  
而已○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  
則之是象為教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  
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  
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  
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宥寬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  
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  
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  
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  
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  
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  
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  
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  
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

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學記云撻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撻桤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撻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撻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百鍰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

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  
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  
鑄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  
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  
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  
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  
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  
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  
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  
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  
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  
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  
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  
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  
見或雖有證見是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

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眚為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很漫天



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名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

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  
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  
文十八年左傳言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  
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  
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  
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謂此驩兜共工三  
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  
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  
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  
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  
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  
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  
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弗戢方命圯族其事既同知檮杌  
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  
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

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  
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知  
三危是西裔也方命圯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  
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  
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  
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  
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  
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其工滔天為罪之最大驩  
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  
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  
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  
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  
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  
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  
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  
者先叙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

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億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傳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

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  
壽一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傳考妣父母言百官  
感德思慕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

思化所及者遠音義

殂才枯反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遏安葛反或

音謁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祝敔也匏白交反

疏

正義曰舜

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  
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思化所及者遠傳正義  
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

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婉也婉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擅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

百官者以喪服度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  
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  
為絕也周禮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鄭云金鐘鐃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  
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  
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  
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  
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  
盛德思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  
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詢于四岳闢四  
門傳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

致衆賢明四目達四聰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  
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傳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  
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傳柔安邇近惇  
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  
善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  
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音義

復扶又反闕婢亦反徐甫亦反惇音

敦長之丈反下同難乃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真為  
旦反任音士又而鳩反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  
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  
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



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  
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  
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勅  
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  
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  
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  
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  
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  
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傳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  
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  
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  
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  
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  
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  
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位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詢謀釋詁文闢訓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故

惟當敬授民時柔安邇近悃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  
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  
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  
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  
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  
之悃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  
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效之為善而  
行也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  
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  
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奮起庸功載事也  
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

宅百揆亮采惠疇傳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

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傳四岳

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

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傳然其

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傳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

臣名稽首首至地帝曰俞汝往哉傳然其所推之賢不

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音義

奮弗運反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稽

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疏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

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文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

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爵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居稷官者棄也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傳阻難播布也衆

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

以勉之音義

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疏

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

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傳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傳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

人心亦美其前功疏

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

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



事不得  
寬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傳猾亂也夏華夏羣行  
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  
汝作士五刑有服傳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  
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傳既從五刑謂服罪  
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傳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  
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

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

臣故歷述之音義

猾戶八反寇苦豆反究音軌劓魚器反截鼻也荆扶味反刖足也辟婢亦

反死刑也處昌疏

正義曰帝呼臯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究

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傳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

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衆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也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經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

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  
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  
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  
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  
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  
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  
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  
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  
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  
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  
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  
所不得合以為一旦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五流  
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恩  
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  
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

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  
議功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  
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  
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  
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  
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  
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獫狁東方曰  
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  
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  
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  
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  
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  
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  
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  
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  
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故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

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上僉曰垂哉傳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

臣舉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傳共謂供其職事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傳殳斨伯與二臣名帝曰

俞往哉汝諧傳汝能諧和此官音義

垂如字徐音睡共音恭戕七良反與

音疏傳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餘疏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

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克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

謂供此  
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傳上謂山下謂

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

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傳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

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音義益臯陶子也疏傳正義

羆彼皮反

曰言上

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  
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  
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  
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此官以虞為名

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知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矣斯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父斯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傳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傳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傳夙早也言早



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

于夔龍傳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傳然其賢不許

讓音義

寅如字徐音夷夔求龜反

疏

傳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

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堯典傳已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

也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臥  
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  
直不枉曲也清  
明不暗昧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傳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  
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直而溫寬而栗傳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傳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  
失詩言志歌永言傳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  
其言聲依永律和聲傳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

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傳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

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傳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

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音義

又反

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栗戰栗也永徐音詠又如字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拊

音撫徐

疏

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

夔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

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

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  
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  
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  
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  
和矣傳正義曰說文云胄肩也釋詁云肩繼也繼父世  
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  
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  
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  
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  
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  
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  
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  
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  
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  
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  
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  
能成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  
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  
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  
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剛彊之失入於苛  
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  
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  
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  
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  
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  
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  
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  
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  
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周禮大  
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

分之為五聲也又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篇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篇是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月之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

致鬼神和也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  
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  
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  
聲大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  
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  
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跄跄是也人神易  
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  
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  
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傳聖疾殄絕震動也  
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命汝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

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音義

聖徐在力反讒切韻士咸反說如字

注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注同喉音侯

疏

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為讒佞之說絕

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過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

自絕命龍使勉之傳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

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

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

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

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

也  
以信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

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

天功傳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疏

正義曰  
帝既命

用衆官乃總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  
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  
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之在於汝可得不  
敬之哉傳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  
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  
其稷契臯陶皋陶及戕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  
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  
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  
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  
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

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總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戕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然說不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

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傳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

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音義

黜丑律反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

升之閭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  
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  
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閭當黜之其君臣有  
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  
也傳正義曰三年一閭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  
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  
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  
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考績法明人皆自勵  
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  
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  
故知三苗幽閭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  
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  
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  
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  
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  
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

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宗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傳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傳歷試二

年攝位二十八年五十載陟方乃死傳方道也舜即位

五十年升道南方廵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

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疏

傳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

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

也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為道常訓也  
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  
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  
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  
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過  
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  
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  
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  
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是在位五  
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  
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  
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  
一而踐天子位三  
十九年崩皆謬耳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別生分類傳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作汨作傳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亡九共九篇豪飫傳豪勞也飫賜也凡十

一篇皆亡音義

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別彼列反分方云

反徐扶問反汨音骨共音恭王己勇反法也馬同豪苦報反飫於庶反豪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疏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疏

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  
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  
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  
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之方而統治之  
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  
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稟飲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  
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  
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  
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  
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汨之  
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功  
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  
之是稟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  
也謂

尚書注疏卷二



尚書注疏卷二考證

舜典序疏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臣召南按此文

据帝繫與大禹謨疏所引正同句芒史記作句望螭  
牛史記作橋牛漢書亦作螭牛師古曰螭音橋

溫恭允塞傳疏毛傳訓塞為實○實監本訛貴今改正  
納于大麓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臣召南

按以錄訓麓義終未安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可謂確當且錄尚書之名起于成帝時王鳳至東京

每帝初立輒置太傅一人錄尚書事魏晉以來遂稱錄公沈約宋志引王肅注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錄萬幾之政也先儒每謂王肅嘗見孔傳此亦一証但舜已宅百揆即是大錄萬幾之政何必復見此文乎林之奇辨傳誤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王者正天文之器○王者監本訛玉者今改正

又傳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李光地曰七政之行

不齊而一政之行又自不齊故日則有贏縮月五星則有遲疾而五星且有留退虞周步推之法不可聞已後代考測至今日而始明其說曰七政皆終古平行也因有高卑遠近而生遲疾皆視行也天以圓而運七政逐天亦以圓而運如丸珠之隨盤皆自作迴環之勢非遲行也故因行而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贏縮遲疾以至留退皆由於此矣然日者從天其輪一而已月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

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之視遲遲疾之視差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蓋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誣也

臣召南

按孔傳解政字即天官

家日德月刑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之說故下文云以審已當天心與否也但經文正與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意同傳說非是

又疏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晉志本文卯作殼又疏晉世姜夔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

臣召南

按張衡二字衍文也玉海引此疏直云姜笈葛洪甚  
是

又疏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陳師凱曰錢樂  
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耳

肆類于上帝音義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  
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監本誤以此二十四字為孔  
傳今改正

至于岱宗柴○朱子曰注家以至于岱宗柴為句某謂

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

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

臣召南

按傳云燔柴祭天告

至則是至于岱宗

句

柴

句

望秩于山川

句

於義自通

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

臣召南

按如孔傳是天子有巡狩諸侯無述職也史

記注引鄭康成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  
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其說遠勝孔傳  
乃釋文引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說又微異然亦

勝孔傳矣

疏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臣照按漢

志本文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為一分  
不云千二百黍也宋皇祐中房庶言得古本漢志云  
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當時范鎮力主其說而司  
馬光極闢之此疏引漢志云云然則唐初本固有不  
同但以千二百黍為一分則分固不得若是廣如讀

去聲謂是黃鍾之一分則語回欠明又不得接下十分為寸句當必有訛脫字也

又疏十龠為合○

臣召南

按漢志本文作合龠為合

宋祁曰合龠當為十龠据此疏則孔氏所見漢志作十龠矣蔡傳即据此疏亦作十龠

帝曰俞汝往哉○顧炎武曰古堯典舜典合為一篇故格于文祖之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



也

益拜稽首疏益是臯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臣召南按臯陶即庭堅左傳可据若益則史記彼此不符但益既與臯陶並列為八凱其非父子顯然孔疏据史記謂是臯陶之子誤矣

詩言志歌永言聲律依永律和聲○李光地曰虞書命夔先言詩後言聲律教胄子之事辨志為先也周禮太師先言聲律後言六詩教瞽矇之事審音為重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劉敞曰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云云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耳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臣召南按孔傳之

失在解四岳為四人故于九官中強分禹垂六人為新命夫稷契皋陶大聖大賢不在二十二人之數可乎且十二牧中豈必盡出新命四岳則歷官為最久矣又何以得并數之



尚書注疏卷二考證

謹案第二十頁後四行不分孤寡刊本分訛念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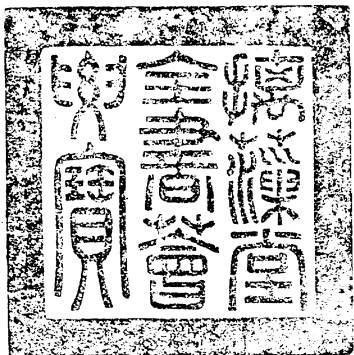
左傳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周禮條狼氏刊本條訛滌今  
改

第三十八頁後二行函鍾小呂刊本作林鍾仲呂  
本通但既引用周禮自當從其原文今據改

考証第二頁前四行天以圓而運刊本圓訛圉今  
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二十三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三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大禹謨

皋陶謨

皋陶矢厥謨傳矢陳也禹成厥功傳陳其成功帝

舜申之傳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作大禹皋陶謨傳

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益稷傳凡三篇音義

皋音高陶

音遙矢本又作矢謨字又作謨重直用反下同

疏

正義曰皋陶爲帝舜陳其謨禹爲帝舜陳己成所治

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臯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後其篇傳正義曰矢陳釋詁文陳其成功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總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傳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疏

傳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

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傳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音義

文命孔云文德教命

疏

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

也先儒云文命禹名

疏

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

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數於四海即數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

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傳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傳攸

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傳帝

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

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音義

易以豉反治直吏反俞羊朱反

攸音由徐以帚反寧安也說文安寧如

疏正義曰禹為

此願辭也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

帝舜謀曰君

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上之政

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

如此君臣皆能自難竝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

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

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憫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憫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憫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

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  
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  
言孤足以總之言因  
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傳益因舜言又  
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  
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  
下君傳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

舜也音義

春居倦反  
奄於簡反

疏

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  
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

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  
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

內爲天下之君傳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  
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  
事故爲無所不通索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  
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  
亦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諡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  
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詩云  
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  
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傳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  
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益曰吁戒哉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傳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  
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



恒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  
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傳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  
於心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傳干求也失道  
求名古人賤之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傳拂戾也專欲  
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傳言天子

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音義

迪徒歷反響  
許丈反應應

對之應下應風同吁況俱反度徒布反注守度同虞度  
徒洛反後億度同樂音洛去起呂反熙火其反拂扶弗

反戾連悌反怠

**疏**

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音待情徒卧反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

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微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正義曰迪道釋詁文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爲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密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爲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

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淫者過度之意故爲過也  
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  
以遊逸過樂爲文二者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  
戒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  
賤之堯典已訓弗爲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  
改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褻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傳歎而言念重其  
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傳言養民  
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  
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傳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

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傳休  
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

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傳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

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音義

於音

烏樂音洛俾必爾反

疏

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

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  
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  
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  
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

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

次此以相尅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爲靡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爲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總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爲次敘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

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釋詁云平成也是十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  
厭倦萬幾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禹曰朕德  
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傳邁行種  
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  
下洽於民民歸服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傳茲  
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  
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傳名言此事必在此  
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



之音義

格底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眷反期頤以之反期要頤養也厭於艷反解于賣反種章

用反降

疏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

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衆

也臯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臯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

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

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己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

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臯陶堪攝位也傳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

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竝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

道而已孔意當然遵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爲布也茲此釋詁文釋爲舍義故爲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皋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皋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皋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為主者言已讓皋陶事非虛妄以義爲主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傳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傳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傳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

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臯  
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傳愆過也善則歸  
君人臣之義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傳嗣亦世俱謂子延  
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傳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傳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傳辜罪經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

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  
愛之道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傳使  
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

明刑之美音義

治直吏反注同當丁浪反又如字慙音茂愆起虔反宥音又辜音孤好呼報反

疏

正義曰帝以禹讓皋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

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皋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

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  
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  
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  
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  
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  
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正義  
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  
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  
與正相當也雖或行刑以殺止殺者言臯陶或行刑乃  
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  
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  
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  
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懲  
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  
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  
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嗣謂繼父世謂後盾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枉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傳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

重美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傳滿謂  
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  
心謙沖不自盈大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傳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  
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  
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  
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  
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傳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傳民  
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  
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  
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傳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  
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



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傳好謂賞

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音義

傲居頷反重直用反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爲于僞反丕  
善悲反大也徐甫眉反聽徐天定反出如字徐尺遂反

好如字徐疏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  
許到反水傲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

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  
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

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

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歷運之  
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

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  
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

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

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爲聖其功爲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滿以器喻故爲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爲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爲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爲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丕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識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

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爲萬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爲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爲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

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與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傳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傳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傳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

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禹拜稽首固

辭傳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傳言毋所以禁其辭禹

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音義

枚音梅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

反僉七潛反禁今鵠反又音金疏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

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

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

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  
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  
者舉重也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  
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  
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言  
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  
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  
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表  
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  
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  
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  
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  
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  
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  
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  
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

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  
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  
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傳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  
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傳順舜初攝帝位故

事奉行之音義

正音政  
徐音征

疏

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  
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

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  
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  
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正義曰舜典說舜之  
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  
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  
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



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螭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璫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傳三苗之民數千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傳會諸侯共伐有苗

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傳蠢動

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傳狎侮

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傳

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傳言民叛天災之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傳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

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傳尚庶幾一汝心

力以從我命音義

數音朔濟子禮反蠢春允反侮亡甫反慢亡諫反咎其九反

疏

正義

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

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  
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  
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  
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  
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  
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勲不可  
懈惰傳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  
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令禹徂征是  
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  
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  
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  
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  
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  
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

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詁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

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樊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傳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

所以生辭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傳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傳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傳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傳慝惡載事也夔夔慄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

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傳誠和  
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  
師振旅傳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  
兵入曰振旅言整衆帝乃誕敷文德傳遠人不服大布  
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傳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  
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七旬有苗格  
傳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  
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音義

古語

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末反脅許業反屈音戒田本或  
作畋號亡高反旻武巾反慝他側反見賢遍反替音古  
叟素后反夔求龜反齊側皆反誠音咸矧失忍反易以  
豉反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誕音但階徐音皆  
摘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疏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  
善反洞徒弄反蠡音禮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  
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  
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  
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  
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  
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乃自負其罪  
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替叟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慄  
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替叟之頑愚亦能信順帝  
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  
替叟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  
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舜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



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千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屈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屈乃據人言德動遠

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自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仁覆，愍下謂之。是《天詩》、《毛傳》文也。是愍也，求天愍己，故呼曰：昊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曰：號泣于旻天，何為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慝之為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

齋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務同  
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  
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  
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  
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  
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舜  
瞽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  
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姦惡而已誠亦成也成訓為  
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  
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  
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其苗易  
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其苗易  
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  
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  
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昌當也釋詁文禹  
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

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猶自蔽扞也以扞爲人扞通以干爲扞名故干爲扞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

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辨士之說不  
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列者以其地驗之為然禹貢  
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而五百里其外  
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傳謨謀也皋陶為帝舜謀音義

偽為于反疏傳

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  
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皋陶傳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  
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傳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  
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禹曰俞如何傳然其

言問所以行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傳歎美之重也  
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  
在茲傳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  
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禹拜昌言曰

俞傳以臯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音義

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蹈

徒報反身修絕句惇切韻都昆反當丁浪反下同

疏

正義曰史將言臯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

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臯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己

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晚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理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釋詁文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

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皋陶猶大禹爲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皋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慎厥身修思永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翼戴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翼戴天子故以爲翼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於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勵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傳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咎若時惟帝其難之傳言帝



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傳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

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傳佞人亂真堯憂

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傳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

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疏

正義曰皋陶以禹然

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  
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  
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  
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

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正義曰哲智釋言文舍人曰括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總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色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焉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

偽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傳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禹曰何傳問九德品例皐陶曰寬而栗傳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傳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傳慤愿而恭恪亂而敬傳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傳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傳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傳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傳剛斷而實塞彊而義傳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傳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

而官之則政之善音義

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  
同愿音願慤苦角反恪苦各反

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斷丁亂反抗女孝反

疏

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難  
卑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

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  
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  
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  
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卑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  
其品例曰何謂也卑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  
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  
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也和簡大而有廉隅也剛  
斷而能實塞也彊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  
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  
善哉傳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  
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卑陶之  
賢不及帝堯遠矣卑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

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  
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  
皋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  
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  
稱也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此為薦舉人者稱其人  
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  
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  
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  
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  
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  
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  
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  
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

德九者皆然也。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為德。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簡者寬大率畧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於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

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  
不為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  
謂性行和柔撓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  
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  
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裁簡剛謂事理剛斷  
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  
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  
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  
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為之  
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  
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  
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  
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  
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  
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傳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  
布夙早浚頌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  
思之頌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  
邦傳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  
則可以爲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傳翕合  
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  
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傳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



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傳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

五行之時衆功皆成音義

俊息浚反馬云大也嚴如字馬徐魚檢反翕許及反俊又

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又條本又作

**疏**

正義曰臯陶既陳人有九德宜

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侯使有國也然後總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

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  
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為待之  
意故浚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  
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  
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  
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  
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天子  
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為敬  
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  
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也  
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  
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  
此文以小至大總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翕  
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  
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  
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

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又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人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傳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

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傳曠  
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  
非其才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傳天次敘人之常  
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傳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  
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同寅  
協恭和衷哉傳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  
和善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傳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傳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

哉懋哉傳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

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音義兢居凌反業如

徐音機有典馬本作五典分符疏正義曰皋陶既言用

問反有庸馬本作五庸東音中疏人之法又戒以居官

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

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

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

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

以佐己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

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

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  
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  
又次敘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  
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  
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  
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  
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  
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  
哉傳正義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  
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  
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  
王國之類是也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  
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  
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  
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  
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曠之為

空常訓也位非其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令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庸常釋詁文又云自由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

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敎此云天秩者敎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敎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有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



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傳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傳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  
天明可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傳言天所賞罰惟  
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臯陶曰朕  
言惠可底行傳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  
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傳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

言致可以立功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傳言

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

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音義

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知如字徐

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上疏正義曰此承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像因也如羊反上懋哉之下

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皐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皐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

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臯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

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竝以襄為  
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  
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臯  
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  
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  
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卷三

尚書注疏卷三考證

大禹臯陶謨序傳大禹謀九功臯陶謀九德○

臣召南

按九功爲萬古治民之經九德爲萬古官人之準六府三事箕子所陳洪範原於此矣三德六德周公所陳立政原於此矣又按史記夏本紀祇載臯陶謨則漢志謂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亦未必然也

敝戒無虞○朱子曰敝古文作敬開元改經文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疏此以相剋爲次○王炎曰水以

制火火以鍊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也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臣浩按傳解正

德稍差若說正德以率下當在修和府事之上不當與利用厚生竝列也宋儒解以正民之德方與經義相合

勸之以九歌○蘓軾曰古之治民者於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豳詩也歟朱子曰

九歌今忘其詞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此便是

作韶樂之本

臣召南

按舜時韶樂后夔典之至其所

以作樂之由則在大禹此文九歌即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也故史記曰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又曰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王應麟曰荀子解蔽篇堯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疏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

臣召南

按傳疏

以民心解人心即下文可畏非民之意其義亦通但  
下即言精一執中以論語大學中庸証之則程朱以  
人欲天理訓人心道心為精當不易耳

受命于神宗傳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蘇軾曰  
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神宗  
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

臣

召南

按孔傳及疏但言是舜之宗廟不言是誰亦闕疑之義然蘇氏直指帝堯確已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疏告誓於衆○告誓監本訛告書又不恭敬王命訛至命令並改正

又疏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狩不稟堯命○臣召南按舜之巡狩恐亦是稟承堯命非自專

也舜曰覲羣后禹曰會羣后其爲攝位一耳

又疏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  
賢爲惡謂佞爲善○臣浩按數句疑有訛誤按文應  
作但愚人好惡不同於民賢拂其心佞從其欲各本  
並然姑仍之

七旬有苗格疏事勢同耳○勢監本訛瞽今改正

臯陶謨曰若稽古臯陶○王應麟曰若稽古稱堯舜禹  
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遜臯陶孟子  
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

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子夏亦曰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也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疏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臣浩按馬融說史記注引之作康成語

彰厥有常吉哉○王應麟曰臯陶言彰厥有常吉哉周公言庶常吉士召公言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傳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呂祖謙曰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時濶曰命德討罪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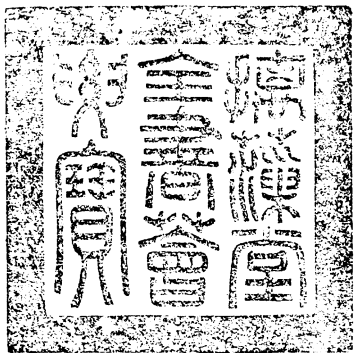
臣召南

按聖學言天言性俱始

於臯陶謨孔傳以公侯伯子男五等解五禮未確五典即五倫五禮即五典之品式節文我惇我庸即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若五等爵列下文五服五章中已該括矣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  
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也

尚書注疏卷三考證



覆校官庶吉士

臣

方

煒

校對官檢討

臣

陳夢元

膳錄貢生

臣

王

詢